

漢書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班固 漢書六十七

秘書監下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

自奉養生亡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

及病且終先令其子

師古

曰先令為遺令

曰吾欲言贏葬以反吾真

師古曰言贏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

也言贏音耶果反

必亡易吾意

師古曰易改也

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

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

從重廢父命

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之心又不忍廼往見王孫

友人祁侯

師古曰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它

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

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

願存精神

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

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

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

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區小意也願王孫

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羸葬將以

矯世也師古曰正曲曰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

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廼今日

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

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

得變是物各反其甚具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廼合

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

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

使

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

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師古曰文子稱

天氣爲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

師古曰塊音口對反

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

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

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師古曰言不用久爲客也繇讀與由同

昔帝堯

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絨

服虔曰窆音款款空也空木爲匱師古曰匱即櫨字也櫨

小棺也藁葛蔓也一曰藁亦草名葛之類也絨束也藁音力水反絨音工咸反

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

殯

師古曰亂絕也

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

不

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

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

今費財厚

葬留歸葛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

吾不為也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祁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

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師古曰南北軍各有

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

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

薦走卒甚得其心

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

時監軍御史為

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

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建欲誅之廼約其走卒

師古曰
約束也

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

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

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
校也室無四壁曰皇

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

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

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

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

垣以求賈利

師古曰公謂
顯然爲之

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

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

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
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

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

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喻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臣謹

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

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

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

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端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亦兵

書之名也解在注文彊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

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爲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

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

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

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

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

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

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徼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知

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爲

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爲游徼避罪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

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

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

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

師古曰借助也音子夜反

長八尺餘容貌

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

儻大節

師古曰倜音吐歷反

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

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

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師古曰右言在上也

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

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

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
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
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

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

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
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
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
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
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
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

茲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

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

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

之裳音子私反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挂五鹿

君師古曰挂刺也距也音竹庚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

其角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絲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

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

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

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跡言丞相韋玄成

容身保位亡能往來

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

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

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

司考雲疑風吏殺人

師古曰風讀曰詛

羣臣朝見上問丞相

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

師古曰無善狀也

時陳

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

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

師古曰立成也

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

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

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

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

後知

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

師古曰吏捕之不得

上於

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

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

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

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

師古

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反

又音刪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師古曰檻

軒前欄也

雲呼曰

師古曰呼也音火故反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

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

未知聖朝何如耳

師古

曰言殺直臣其聲惡

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師古曰著表也言此

名父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

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

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出乘牛車從諸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

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庸反在田野亡事

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

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

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

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

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

於槨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槨家壙裁容槨也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

外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

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

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求

假軺傳

師古曰小車之傳也軺音遙傳音張戀反

詎行在所條對急政

師古曰條

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

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

所誅王氏浸盛

師古曰浸漸也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

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躬而為周陳洪範

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

師古曰遁逃也

夫叔孫先非不

忠也

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謂在秦時

箕子非跡其家而畔親也

師古

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跡家畔親也

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

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

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考其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其舊行及所從來也

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

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

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

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

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孝文皇帝

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師古曰召讀曰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

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

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

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